

你我他

你是萤火照亮星河

| 赵怀忠 文 |

那天,只是平常。但那天,我被告知,因为工作需要,我被抽调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。我曾是一名战士,今天,当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反复之时,接到这个指令,我几乎是带着一份战士的从容和使命去新岗位报到的。

30多天的指挥部工作,我见证并感受到了通宵达旦和不分昼夜的辛劳。这期间的每一天,我近距离被许许多多不曾相识的这一群人或是那一个群体打动着,激励着,他们的付出不只是辛劳,而是更多的担当甚至牺牲……

我工作的这段时间里,疫情严峻,也正是南京呼叫、扬州请求支援的艰难时刻。我工作在五楼,时不时会听到从一楼大厅传来的阵阵宣誓声和铿锵出征的豪言声,每一次,当这些声音响起,我总不能安然坐着,我会以小跑的姿态奔向一楼,我怕错过那一次次散发力量的瞬间和触发心底的感动。

感动的是被称为“天使白”的这些青囊后生。在每一轮支援出征的现场,发自内心的出征誓言和表白总能点燃你的安静情绪,让你热血沸腾,而感动不只是情绪的沸腾,还有更多背后默默的揪心和打湿眼眶的致敬。在一次出征支援扬州的现场,一位90后母亲拖着行李箱和防疫物资准备登车,她5岁的小女儿就在一旁静静注视着妈妈。当妈妈即将登车出征,她戴着小口罩蹦蹦跳跳跑向妈妈:“妈妈,小多多想你,记得要早点回家哦……”在弯下腰轻轻拍了拍女儿并拥她入怀后,年轻的妈妈随即转身进入车厢。我看到,当车子刚一发动还未驶行,几乎在向女儿挥手道别的瞬间,年轻的妈妈早已经泪流满面了……

这以后,这800多名奋战在南京、扬州的“白衣战队”,每天都有故事和捷报传回。在他们工作的每一个点位上,这一批批小分队都是一到“新岗位”,就迅速进入“作战”模式,没有调整和片刻休息。我听到了,“先干活,其它事情都放后面!”这几乎是不同岗位的统一口令。于是,在无数个点位,你随处可见堆放一边早已冷掉的盒饭;我也看到了,在每一班工作完成进行轮岗时,当他们脱下厚厚的防护服,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,脸上也早已被口罩勒出深深的印痕。在支援南京的队伍中,有一对90后新婚夫妇,他们在去年抗疫一线的志愿工作中相识,这次他们又一次义无反顾并肩投入到南京禄口机场战“疫”。彼

此工作很忙,即便有时一天连一个电话都没有,但这对小夫妻仍然打趣道,他们是这支抗疫大军中的“最佳拍档”。

感动的是被称为“守护蓝”的那些护卫使者。因为工作需要,我曾随同领导深入一线调研防疫工作时有机会走近他们。我看到,无论是在大街小巷还是集中隔离点,也无论是在白天深夜还是风里雨里,我看到民警、交警还有辅警,在危险和有需要的地方,他们不顾危险在战斗着:街道、社区、医院、高速,还有各个管制的交通卡口,他们就是这样保护着我们这座城市的安宁。有天雨夜,一位中年民警在卡口负责车辆检验,他浑身湿透了让人动情。领导上前关心询问,他却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不介意地说:“没事,这点小事算啥,雨一会儿就要停的。”是啊,雨终究是要停的,雨后的锡城也一定会绿意盎然,阳光灿烂。

感动的还有被称为“志愿红”的那一个个忙碌的身影。在医院、在街道、在社区、在楼道、在居民家中、在每一个活动现场,你都会看到,有一抹红色的身影在眼前穿梭,在奔波中忙碌。他们没有强制义务,也没有任何报酬,却不顾风险,风吹日晒,默默为需要的人心甘情愿做着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有时,我置身他们中间,看着他们陀螺似地忙碌,特别是一些孩子,看着让人心疼。可他们却不以为然,笑着说,我们愿意做这座城市的“小保姆”,你需要,就是我最大的快乐。红色的背心映衬着浅浅笑意,成了这个夏季最美的色彩。

这些天,工作在抗疫前沿,感动和温暖我的更多是这些最美的色彩,但又何止这些!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“疫”中,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每一个人,都是一抹跳跃的光亮。无数奋战在社区一线的工作人员,夜以继日而复始地工作,在村头巷尾,在大小活动的现场,在挨家挨户排查的小区,为了城市和你我的平安,他们一直都坚守岗位不曾离去。还有,因为疫情隔离要足不出户闭家门的众多家庭,他们以舍小家的淳朴,毅然把家和这个城市做了“隔断”……

此刻,夜已深,远处,灯光如豆。此时的锡城早已进入安宁梦乡。30天,或许只是疫情的一个阶段,岁月静好人间繁华,需要周而复始无数个这样30天的守护,也需要数以千计万计无数个平凡如萤的微光点亮。其实,生活本就如此,有你就好,不必等候火炬。



八月

摄影 李玉祥

私人语录

人间存一角,聊放侧枝花

| 陈怡伶 文 |

记得幼儿园时,母亲灌了满满一瓶糖水,用结实的网兜兜着给我带去学校。结果那天大会堂里看电影,整整一个多小时,我都在满头大汗跟这瓶水搏斗,直到小英雄把敌人带入围圈,我还是没能打开顽固不化的宝瓶。

时隔三十余年,旧事重演。会堂,捧着矿泉水,往左歪鼻子瞪眼旋,往右龇牙咧嘴拧,都不行,好不容易瓶口咧开条缝,水又不情不愿滴答得衫袖皆湿。我强作镇定,像一只羽毛打湿的内心彷徨的雀。

王先生知道我的今古传奇后说,呆头呆脑,笨。我略七一眼,扬长而去。我的主治大夫邓主任曾加重语气叮嘱我:千万不能低血糖,低一次就笨一次。变笨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记不住。然而奇怪的是,有些片羽琐事总像雪里的数枝腊梅,沁出冷而甜的香,直透心灵深处,让你忘却春花、秋月,却忘不了它们。

两岁半时抓水里莲子玩,一不小心掉了荷塘,干钧一发之际,母亲一把提住我衣领连人带莲拎了出来——坐在水埠砖上夹绒衬衣湿透的我,呛进肚子水沿着嘴边咕嘟咕嘟冒出来,像个吐泡泡机。我还记得祖母一辈子没骂过我一句,带我看过一场又一场忠诚仗义的小方脚,苦度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,还有上打昏君下打好臣的佘太君,智判狸猫换太子的黑脸包公……六年级做作业到半夜,我蹑手蹑脚下楼,一手菜刀一脚开门,冲着窸窣窸窣的院子里大吼一声:“哪个?不要命的滚出来!”就听得蠢贼翻墙而出,扑通一声摔个狗吃屎。

1991年那年夏天,太湖水位超过了历史最高。当时家里刚遭变故,商品房被变卖,我不得不天天放学后骑了自行车回老家,更因着不便,不得不把整整一柜子书给卖了。我的数百本宝贝,卖了57块3毛钱。那么大的雨,那么多的水,我尽顾着挽着裤腿看公斤秤上的星星,尽顾着用三轮车帮着父母搬店里的家伙什了,并没有空抹眼泪。

没了书,我郁郁寡欢,自行车在湿滑的泥路上接连摔了两个跟头,一路上嘴唇破了手肘磕了,到家稍微写几个字就昏昏悠悠睡着了。第二天被班主任罚抄罚写不准吃饭。饭点过后,穿皮夹克的数学王老师天神一般出现了。“不让细佬吃饭,饿饿坏的啊?”王老师直戳要害,班主任挥挥手只好放行。他总不好驳太太面子。我打开搪瓷饭盒,发现白饭最上面浮着一条胖乎乎的米虫,哦,早上

忘淘米了。

当我慢慢习惯王老师各种皮夹克的气味后,我的数学开始崭露头角,直到了被选去参加奥数比赛的程度。尽管结果差强人意,但我少许的自信的确是彼时养成的,连带着饿弯的脊梁骨都开始如松树般挺拔优雅。这种自内心散发出来的催眠式自我肯定一直延续到了高中,和其他三个女生被可爱的同学们封为四大才女。加入新绿文学社时,校刊上是社长题词:文如其人,人如其文,清丽自然。发小说,应该把“清”改为“轻”,因为不足90斤。

高三合影,我站在班主任勤勤老师背后,脸蛋瓜子侧对摄影机。像心比天高的黛玉,又像弱颈清姿的晴雯。可前两天碰到彼时的语文华老师,她把手放在我肩膀:“多年未见,仍记得起花花秀气却坚强的模样。”我们相视而笑。哦,原来弱不禁风只是姑娘表象,只有彻底了解的人才会明白,木槿花从来都是半块泥水里都能拼着长出花瓣的!

让人深入骨髓的记忆是有温度且有力量。当我一遍一遍回到过去时,也正一遍一遍把羸弱的自己拎起来。就像记起隔壁烟酒店阿母不停地给“可怜孩子”送来好吃的,记起给我戴条纹线帽的圆脸医生姐姐来看我一趟又一趟,想起我咫尺天涯的姚姐姐不断鼓励我走踏实坚定的路,想起我的文婷妹妹见面第一句永远先问身体好不好,想起我文学上的师父说:成功的道路千万条,并不仅仅是世俗定义的那一种。每次想到这些善良的亲人,心底总会泛起淙淙暖流,让我眼眶湿润。

当王先生再次提起“你特别笨,记性非常差”时,我顺便自嘲了几句。沉默会让人心力脆弱。而我,不是那一个。我的确记性不好,嘴笨,在需要的场合说不出好听的话。大学士满肚子不合时宜是风雅是自成一派,于我这等小人物,好听点是个性,难听就是缺心眼,傻。这种不会左右逢源不肯违背丁点本心做事的性子,加上关键时刻呆头呆脑的坏记性,就是了无前途的落魄书生典型。可惜我榆木脑袋,从不肯钻研如何合乎时宜,更不惦记“近朱者赤”带来的好处。对我而言,记住那些生动天真,那些柔软有情,才是一生最重要的事。也只愿有限的记忆,让我清醒,让我感恩,让我明白余生的每一天,最该去做些什么,坚守并为之付出什么。

人间存一角,聊放侧枝花。如此,欣然亦自得。